

6

〔美〕马克·吐温著
张友松译

镀金时代

马克·吐温
文集 MARK TWAIN




人民文学出版社

6

〔美〕马克·吐温著
张友松译

镀金时代

马克·吐温
文集 MARK
TWA I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吐温文集:全12册 / (美)马克·吐温著;张友松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 - 7 - 02 - 011452 - 8

I. ①马… II. ①马… ②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8393 号

责任编辑 全保民
特约策划 李江华
装帧设计 胡安华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700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76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 - 7 - 02 - 011452 - 8
定 价 7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次

卷头语	1
-----------	---

上 卷

第 一 章 郝金士老爷在田纳西的土地	5
第 二 章 郝金士老爷收养了克莱	15
第 三 章 丹尼尔大叔第一次看到火轮船	19
第 四 章 郝金士老爷在密西西比河的轮船上	24
第 五 章 郝金士夫妇收养了萝拉	36
第 六 章 十年之后——萝拉成了个小美人	45
第 七 章 赛勒斯上校的生财妙计	56
第 八 章 赛勒斯上校款待华盛顿·郝金士	63
第 九 章 郝金士老爷去世,给儿女留下了土地	72
第 十 章 萝拉发现了秘密——郝金士太太的恳求	78
第 十 一 章 午宴——简单的饮食,灿烂的希望	87
第 十 二 章 哈利和斐利普到西部勘测铁路线	93
第 十 三 章 赛勒斯上校欢迎两位青年到圣路易	101
第 十 四 章 在费拉得尔斐亚——介绍露思·波路顿	110
第 十 五 章 露思学医;解剖室的情况	118

第十六章	模范铁道工程师;到斯东码头进行测量	127
第十七章	斯东码头变成了拿破仑城——纸上谈兵	136
第十八章	萝拉上了赖婚的当	144
第十九章	布利尔里与萝拉调情,被她迷住了	153
第二十章	狄尔沃绥——口若悬河的政治家	162
第二十一章	露思进了学院——新的友谊和欢乐	169
第二十二章	斐利普在法尔契尔恋爱;哈利大露锋芒	177
第二十三章	斐利普和哈利进行工作	187
第二十四章	华盛顿的市容	190
第二十五章	拿破仑(斯东码头)方面的工作	199
第二十六章	波路顿先生又作一次投机事业	205
第二十七章	赛勒斯上校雄图失利,画饼充饥	214
第二十八章	通过拨款案的经过	221
第二十九章	斐利普勘察伊利恩木	232
第三十章	参议员狄尔沃绥邀请萝拉到华盛顿去	241
第三十一章	斐利普断了胳膊;露思协助外科医师	245

下 卷

第一章	萝拉在华盛顿社交场中的成功	257
第二章	上流人物拜访萝拉	263
第三章	萝拉在国会外围的活动	280
第四章	多数票是怎样获得的	286
第五章	书店的店员	294
第六章	萝拉和巴克斯东调情	300
第七章	萝拉与赛尔贝上校重逢	305
第八章	萝拉又和赛尔贝恋爱	313
第九章	华盛顿的消息是怎样泄露出来的	319

第十章	哈利堕人情网,好梦难圆	326
第十一章	特罗洛普先生中了圈套,成了同盟者	335
第十二章	报纸攻击大学案	352
第十三章	斐利普表示他对布利尔里的友谊	358
第十四章	巴克斯东先生为什么拥护大学案	366
第十五章	萝拉杀害了赛尔贝上校	377
第十六章	萝拉在纽约监狱里	387
第十七章	波路顿先生帮助毕格勒先生渡过难关, 自己却负了债	395
第十八章	斐利普采煤心切,空喜一场	403
第十九章	斐利普突破难关,找到了出路	412
第二十章	国会的准备工作;华盛顿触怒了赛勒斯	421
第二十一章	劝善修行,扩大赞助大学案的实力	429
第二十二章	狄尔沃绥在圣安息,准备重新当选	432
第二十三章	萝拉案开审;聪明的陪审团,模范的法官	439
第二十四章	渊博的辩护律师	448
第二十五章	审判的进展	457
第二十六章	等待电报	466
第二十七章	法庭宣判:萝拉无罪开释	473
第二十八章	参议院惩治贪污,保全体面	481
第二十九章	萝拉的命运	492
第三十章	华盛顿·郝金士开始新生	499
第三十一章	否极泰来,喜出望外	506
第三十二章	露思病愈;柳暗花明	512
卷后语		519
译后记		520

卷头语

这部书不是为了在朋友们当中私自传阅而写的；也不是为了安慰和开导作者的某一位害病的亲戚本家而写的；也不是在辛劳的工作之余，忙里偷闲，匆匆写出，借此消遣的。这些缘故，任何一个都不是我们的写作动机，因此在本书出版的时候，作者也就不说那一套照例的客气话了。

读者总会看得出，这部书完全是描写一个理想中的社会情况；在这个想象的领域里，最使作者为难的就是缺乏鲜明的范例。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根本没有投机的狂热，也没有想发横财的强烈欲望，所有的穷人都心地单纯，心满意足，阔人都诚实而慷慨，社会上还保持着自古以来纯朴风气，唯有那些有才能和爱国的人士才参加政治活动——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们偏要根据想象中的境界写现在这部书里这么一个故事，当然是找不到材料的。

我们模仿渊博的作家，在每章的开始引用了一些作品中富有风趣的残章散句，这是无须加以解释的。瓦格纳说得很有道理：这种列在章首的引文隐隐约约地暗示了下文的内容，因此可以很愉快地激起读者的兴趣，而又不致完全满足他的好奇心，我们希望这种办法对本书也有同样效果。

我们的引文包括各种文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本书将在各国流行，那些外国读者除了他们的本国文字而外，很少能懂别种文字

的；而我们却不是专为某一阶级、某一教派或是某一民族写这部书，而是以全世界为对象的。

我们并不反对批评；也不指望批评家先读过这本书，然后下笔写书评。我们甚至还不指望评论这部书的人声明他并没有读过这部书。不，在这个批评盛行的时代，我们根本不敢存什么违反常规的希望。但是文坛的权威人物如果对这部小说发表了意见，日后在烦闷无聊的时候，无意中把它翻阅一下，我们希望他不致感到深切的懊悔，如果到那时候再懊悔，未免太晚了。

还要声明一句。这部书在故事的构思、人物的刻画和文章的体裁方面，都是两人合作的产品——这一点是名实相副的。无论哪一章里，都有两个作者的痕迹。

马克·吐温

查理·华纳

上 卷

第一章 郝金士老爷在田纳西的土地

他有很多的土地。

——[契帕威]①《巴拉加》

英格：这真是一片了不起的土地啊！

米尔克拉夫特：每一英亩的出产就能值一镑钱：我们起初只好廉价租佃出去。可是，先生，我看这块地似乎是太大了，恐怕您拿它不好办吧。

——本·琼生：《魔鬼是驴》

一八××年六月的某一天，郝金士老爷在他的住宅前面一个名叫“梯磴”的一堆金字塔形的大块木材上坐着，默察着清晨的景色。

地点是田纳西东部的奥贝资镇。你很难看出奥贝资镇是在一座山顶上，因为四周的景物并没有什么足以表现出这一点来——但是事实上这个镇确实是在山顶上：这座山是一座延绵几县、渐渐上升的山。这带地区叫作“田纳西东部的死疙瘩”，以它不出产什么好东西这一点而论，那是与拿札列什②齐名的。

这位老爷的住宅是一座两排相连的木头房子，已经有些倾颓了；

① 契帕威，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族。

② 巴勒斯坦群山中的古城，是基督教徒朝拜的圣地之一，附近异常荒凉。

两三只消瘦的狗东一只西一只地躺在门口睡着了，每逢郝金士太太或是孩子们跨过它们身上走进走出的时候，它们就要无精打采地抬一抬头。没有长草的院子里到处撒满了垃圾；靠近门口的地方放着一条板凳，上面有一只洋铁脸盆、一桶水和一把瓢；一只猫已经开始从水桶里喝水，但是它这样勉强往上够，是过分吃力的，于是它就停下来休息休息。围墙旁边有一只浸灰桶，附近还有一口煮软肥皂的铁锅。

这座住宅占了奥贝资镇的房屋十五分之一；其余的十四所房子都分散在高大的松树当中和玉米地里，隐蔽得叫人看不见，因此谁要是单靠眼睛了解情况，那他就站在这个市镇当中，还会以为自己是在乡间哩。

郝金士“老爷”获得他这个称号，是因为他当了奥贝资镇的邮政局长——并不是说他这个职务应该获得“老爷”的头衔，而是因为在那些地区的重要公民非有某种头衔不可，于是照例的尊称就加到郝金士头上来了。邮件是每月一次的，有时候一次送来的竟有三四封信之多。然而邮政局长的工作虽然如此繁忙，却还是没有占去他整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在闲空的时候就“开铺子做做生意”。

老爷正在默察清晨的景色。空气清新而宁静，芬芳的微风充满了百花的香气，空中有蜜蜂嗡嗡的叫声，到处都有夏日的森林地带给人的感官所引起的悠闲安静的意味，和那种时候、那种环境所唤起的缥缈的、愉快的感伤情绪。

不久就有一个带着美国邮件的邮递员骑着马到这里来了。这次只有一封信，而且就是给邮政局长的。那位送信的长腿青年停留在这里谈了一小时的话，因为他是无须匆忙的；只过了一会儿，全镇的男性居民都集聚过来，陪他闲聊起来了。他们照例都穿着斜纹土布裤子，不是蓝的就是黄的——此外再没有别种颜色的了；大家都只挂着半边背带，有时候也有背全副的——都是自己家里用线编织的土货——有些人穿着背心，穿上衣的可是很少。但是只要有人穿着上衣和背心，那就准是相当好看，没有太不像样子的；因为这种衣服都是相当漂亮

的印花布做的——在当地社会具有超乎一般水平之上的审美力和有资格讲究时髦的上流人物当中,这种风尚至今还在流行。每个人都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走过来;偶尔有人抽出一只手来做一件什么事情,但是做完之后,照例又要放回原处;如果那是为了给头部服务,这只手把那顶破得不成样子的草帽往上推一推,再往下按得稳稳当当,结果使它保持某种倾斜的角度,就要等到下次再动手的时候,才会改变它的位置;有许多在场的人戴着帽子,但是没有一顶是戴得端端正正的,也没有两顶帽子保持着同样的倾斜角度。我们这么说,对大人、青年和小孩都是一样的。说到每个人都嚼着自己家里制的生烟叶,或是用玉米穗轴做的烟斗抽这种烟叶,那也是把这三种人都包括在内。大人很少有留着络腮胡子的;嘴唇上留胡子的更是一个也没有;有些人在下巴底下留着一撮乱七八糟、密密丛丛的毛,把咽喉遮盖起来——这就是那一带地方大家公认的一种留络腮胡子的正确式样;但是无论谁的脸上的任何部分都有一个星期没有见过剃刀了。

这些邻居们站了几分钟,望着邮递员只是出神,听着他谈话;但是疲乏的神态不久就开始表现出来了,于是他们就一个跟着一个爬到围墙上,占据着顶上的横木,大家都拱起肩膀,显出一副庄重的样子,活像一群秃鹰聚集在一起,准备着吃一个死人,静听着死者临终咽气的声音一般。丹木瑞老头说:

“法官恐怕还没有什么消息吧,是不是?”

“那可说不准;有人想着他马上就会过来,有人说他还不会。洛斯·莫斯利告诉汉克斯说,他猜法官也许明后天就会到奥贝资来。”

“嘻,我要是知道个信儿就好了。我有一只挺好的母猪和几只小猪放在法院里,还没地方安顿。法官要是来开庭的话,我看我就得把它们撵出来才行。可是明天还来得及吧,我看。”

这位说话的角色把他的厚嘴唇缩拢,缩成一只西红柿结蒂的那一头的样子,然后使劲啐了一口,把七英尺以外落在在一根杂草上的一只土蜂啐死了。几个嚼烟叶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啐了一口烟叶的汁水,都

是端端正正向死者瞄准的，而且都万无一失地啐中了目标。

“岔口那儿怎么那么热闹呀？”老丹木瑞又接着说。

“呃，我也不大清楚。老德雷克·希金士上个礼拜到舍尔贝去了一趟。他把他收的粮食运去了；可是差不多全都没法儿脱手；这不是卖粮食的时候，他说，所以他就把它又弄回来了，打算等秋天再说。说是要上密苏里去——老希金士说，那儿有许多人也都在谈这件事。像这种年成，在咱们这儿简直混不上饭吃了。希金士上肯达基去，在那儿娶了一个上等人家的漂亮姑娘，他回到岔口来，脑子里简直是装满了新鲜主意，像是醉醺醺似的，大伙儿都这么说。他把整所房子都收拾得漂漂亮亮，像肯达基的派头，他说是还有些人从特本太因上这儿来看他的房子哪。他把屋子里面全部刷上灰浆了。”

“什么叫灰浆？”

“我也不知道，那就是他叫的名目呗。希金士老太太，她告诉我的。她说她可不打算住在这么个倒霉的窝里，像只猪似的。她说那是泥巴，或是一种什么骗人的玩意儿，粘得挺结实，把什么都给盖上了。灰浆，这是希金士取的名目。”

大家把这种新鲜玩意儿讨论了很久，谈得很有点劲头。可是随后在铁匠铺附近有一些狗打起架来，客人们就像一些乌龟似的，从围墙顶上溜下来，迈着大步赶过去观战，他们那股兴致几乎达到迫不及待的程度了。老爷在原处没有走动，还是看他那封信。然后他叹了一口气，坐着沉思了很久。他时而一遍又一遍地说：

“密苏里。密苏里。哎，哎，哎，一切都毫无把握。”

后来他终于说：

“我相信我还是得走这一招。——老在这儿待下去，可真是要完蛋了。我的房子、我的院子，事实上，我身边的一切都表示我快要变得和这些畜生一样了——从前我本来是挺宽裕的哪。”

他还不过三十五岁，可是他的面容很憔悴，使他显得年纪大一些。他离开梯磴，走进他的房子里开铺子的那个地方，把一夸脱挺稠的糖

蜜给一个穿棉毛混织衣裳的老太婆换了一张树狸皮和一块黄蜡，然后把那封信收起来，到厨房里去了。他的妻子在那儿，正在做干苹果馅饼；一个十岁的邈邈孩子正在望着他自己发明的一架风信机在那儿出神；他那快满四岁的小妹妹正在把玉米面包蘸着一只煎锅底上的一点卤汁子，她极力注意不越过锅底当中用手指画的一道界限——因为另外那一边是属于她的哥哥的，他为了想心思，暂时把肚子忘记了；一个黑女人正在一个大灶那儿忙着做饭。整个屋子里笼罩着一筹莫展和穷困不堪的气氛。

“南赛，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这个世界把我甩掉了，或许我也应该把它甩掉才好。可是不要紧——我还可以等待时机。我打算到密苏里去。我不能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再待下去，跟它一齐完蛋。我已经在心里盘算过一些时候了，我打算把这儿的家当通通卖掉，卖多少是多少，再买一辆大车和一套牲口，把你和孩子们装在车上就动身。”

“赛，不管什么地方，只要合你的意，就合我的意。我看孩子们上密苏里去，再穷也不会比在这儿更倒霉吧。”

郝金士挥着手让他的妻子到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去打个商量，一面说：“不，他们过的日子会要好一些。我一直都在给他们打主意哪，南赛，”说到这里，他脸上就放出光彩来，“你看见这些契纸吗？嘻，这就是证明我在这儿买到了七万五千亩地——你想想将来这块地是多么大得出奇的一笔产业啊！嘻，南赛，‘大得出奇’还不足以表示它的价值——这几个字太没劲儿。真的呀，南赛。”

“看老天爷的面子，赛，请你别……”

“别忙，南赛，别忙——让我说完吧——我独自在心里把这个了不起的如意念头转来转去，已经想了好几个礼拜了，真是想得心花怒放，现在我非跟你谈谈不行，要不然我简直要憋死了！我跟谁也没有谈过——一字不提——就连我脸上的神气，我也特别当心，老装出不动声色的样子，怕的是叫人看出什么秘密，连这儿这些畜生都会知道眼下就有个金矿。我现在很容易保住这块地，叫它归我们这一家所有，

只要每年缴那一点点税就行了——不过十块八块钱吧——这一大块地现在一英亩不过能卖三四厘钱,可是早晚总有一天,人家会愿意出大价钱来买,那时候一英亩就能值二十块、五十块、一百块呀!你说卖不卖吧,(他说到这儿,就把声音低下来,变成耳语,一面还提心吊胆地向四周张望,看看是否有人偷听,)一千块一英亩!”

“哼,你尽管睁开眼睛,瞪着发愣吧!可是实在是那么的。你我也许看不到这个日子,可是他们看得到。记住我的话吧,他们看得到。南赛,你听说过火轮船,也许你相信吧——当然你是相信的。你也听说过这儿这些畜生拿来当笑话说,说那是骗人的,吹牛的——可是那并不是骗人,也不是吹牛,实在是那种东西,往后还要改良,比现在更了不起哪。这些新鲜玩意儿会使世界上的事情翻一个过儿,叫人想想都要发晕。我一直都在留心——人家睡大觉,我可老是在留心,我知道会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就连你我都能看到那么一天,火轮船会由那条小火鸡河开上来,开到离我们这儿二十英里的地方——涨水的时候还能一直开到这儿来哪!并且还不止这个,南赛——这连一半都算不上呢!还有个更稀罕的东西——铁路!这儿这些可怜虫连听都没听说过——他们就是听说了,也不会相信的。可是这又是一个事实。到处飞跑的车子,一个钟头跑二十英里——天哪,你想想看,南赛!一个钟头跑二十英里呀!那简直是叫人脑子发晕。将来总有一天,你我都进了坟墓的时候,会有一条铁路伸长到好几百英里那么远——从北方各州的城市一直修到新奥尔良——那准得经过离这儿三十英里以内的地方——甚至还要搭上我们这块地方的一个犄角儿,也说不定。嘻,你知道吗,东部各州有些地方已经不烧木头了?你猜他们烧什么?煤!”(于是他又弯下腰来,悄悄地说)“这块地里的煤可真不知道有多少呀!你知道那条小河沟岸上露出来的那种黑东西吗?哈,就是那个。你还当那是石头哪;这儿的人都是这么想。他们还拿来砌小水坝什么的哩。还有个人打算拿它砌一个烟囱。南赛,我想我一听他这话,大概是脸都吓白

了！噫，那么一来，烟囱可能着火，就把秘密全都揭穿了。我就告诉他说，那玩意儿太不结实了，很容易垮。后来他又打算用铜矿石来砌——呱呱叫的百分之四十的黄铜矿石！我们这块地上的铜矿可真是数不清的家当呀！这个傻子打算在他家里开一座熔矿炉，自己还不知道，结果可会让他那双瞎眼都看明白了，这可真把我吓得要死。后来他又打算拿铁矿石来砌！这儿的铁矿石不知有多少，简直可以堆成一座一座的山，南赛——一座一座的大山呀！我可不能听天由命。我老是盯住他——一直不放松他——我老劝他改主意，不让他消停，直到后来，他终归还是用泥巴和树枝子搭了个烟囱，就像这个晦气地方所有的烟囱一样。松树林、麦田、玉米地、铁矿、铜矿、煤矿——等着铁路修过来吧，还有火轮船！我们一辈子也看不到那个日子，南赛——决不能看到——决不能，决不能，决不能啊，宝贝儿。我们只好是熬下去，熬下去，受苦受穷，吃粗粮，一辈子没有希望，没有出息——可是他们将来一定能坐讲究的马车，南赛！他们会像王子们那么阔气地过日子；他们会有人巴结，有人崇拜；他们的名字会传到四海皆知！哎唷！他们将来会不会搭火车轮船回到这儿来，说些感激父母的话呢？他们会不会说，‘这块小地方可不能动——这所小房子是要留作永久纪念的——因为我们的父母曾经在这儿为我们吃过苦，为我们打算过，给我们的前途奠定了稳如泰山的基础！’”

“你真是个伟大的、善良的、高贵的人，赛·郝金士，我给这么一个人做妻子是很光荣的。”——她说到这里，眼眶里含着泪。“我们一定到密苏里去。你在这儿跟这些摸瞎的畜生混在一起，实在是对你不相称。我们要找个比较高尚的地方，好让你跟一些同等身份的人在一起走路，说起话来也有人听得懂——不会叫人瞪着眼睛望着，好像你在说什么外国话似的。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跟你去，哪怕是走遍天下，随便到什么地方都行。我宁肯让自己的身体挨饿，死了也不在乎，反正不能叫你在寂寞的地方待下去，老是心里难受，活活地闷死。”

“你说的话正跟你这个人一样，宝贝儿！可是你决不会挨饿，南